

恐怖从每一滴血开始

小心你的血！如果它开始有了香味，一定要留意周围人的眼神！

大袖遮天◎著

森



香血

大袖遮天◎著

恐怖从每一滴血开始！

小心你的血！如果它开始有了香味，一定要留意周围人的眼神！！

朝華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香血 / 大袖遮天著. —北京: 朝华出版社, 2006. 4

ISBN 7-5054-1567-0

I. 香... II. 大...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6) 第 033860 号

香血

作 者 大袖遮天

出 版 人 田 辉

策划编辑 田 辉 张宏宇

责任编辑 张宏宇

特约监制 李耀辉

特约编辑 苏 格

封面设计 门乃婷

出版发行 朝华出版社

地 址 北京车公庄西路 35 号 邮政编码 100044

电 话 (010)68433188(总编室)
(010)68413840 68433213(发行部)

传 真 (010)88415258(发行部)
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 三河市三佳印刷装订有限公司

开 本 880×1280 毫米 1/16 字 数 217 千字

印 张 17

版 次 2006 年 5 月第 1 版 2006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版 别 平

书 号 ISBN 7-5054-1567-0/G·0934

定 价 22.00 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·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

楔子

2004年深秋，寒冷像无数的牛毛细针，藏在灰色的空气中，冷不防就扎人一下，扎得人皮肤生疼。

由于寒冷，夜里2点多钟，街上便已经冷冷清清，不见行人。

我沿着长长的人行道独自走着，穿过路旁的樟树在路灯下投下的一道又一道影子，路边店内传来的歌曲声热闹地响着。不远处有个小小的夜市，通常人们都喜欢在那里吃火锅，但是今天太冷了，没有人，火锅的香气氤氲了整条街道，只吸引来几条流浪狗。

我一向同情流浪狗，同情它们被人类背叛的忠诚。看见它们哀怨地低鸣，在地面上搜寻残羹冷炙，嘴里发出失望的呜咽声，我总是为之动容。我的手里正好提着一袋熟食，便掏出几块扔给它们。

它们开始争夺食物。其中一只狗大约年纪太大，腿有点跛，踉跄中撞翻了放火锅的桌子，一大锅滚水都扣到了它的身上，火锅中放的一把尖利的铁叉，也不偏不倚地插入它的左眼。

我和夜市老板同时惊叫起来。

狗在一瞬间发出凄厉的哀鸣，在原地倒下、滚动，四肢不断抽搐，同时不断地哀鸣着，眼睛里开始流出大滴大滴的眼泪，血像花朵般点点洒落在地面上，染红了它雪白的爪子。

我走过去，想看看它的伤势。它看见我，立刻挣扎着站立起来，哆哆嗦嗦地跑开了，那把铁叉依然插在它眼睛里。其他的狗站成一排，警惕地看着我。

我只得站住了——流浪狗不相信人类，我也没有办法。

那只受伤的狗跑到远处，一拐弯便不见了。其他几只狗等了一阵，也都跑散。我和夜市老板议论叹息了几句，便继续朝前走。

走了一阵，面前颠颠地又跑来一只狗，它的腿有点跛。我心中一动：这不会就是刚才那只受伤的狗吧？等它跑得近一点，我仔细看了看它，果然是那

只狗，它那雪白的爪子上还留着未干的血迹，左眼周围也留着大团的血迹，毛皮被血粘成一团一团的。但是那把铁叉不见了，它的左眼依旧是明亮的，仿佛没有受过一点伤。它的身上也没有烫伤的痕迹，很轻松地跑着，看见我，也不避开，反而在我的熟食袋上嗅了嗅，示意要吃。

我掏出一块熟食递给它，趁它低头吃的时候，又注意察看它的全身——一点伤痕也没有。凑近它嘴边时，我闻到一阵奇异的香气，从它嘴角散发出来。

我迷惑不解，正要仔细再看，它已经吃完熟食，跑开了，一缕异香随着它张嘴喘气，飘洒在深秋冷峭的空气中。

楔子

- | | | | |
|----|------------|----|-----------|
| 一 | 血尽而亡 /1 | 一 | 血尽而亡 /1 |
| 二 | 连环 /9 | 二 | 连环 /9 |
| 三 | 又死了一个 /15 | 三 | 又死了一个 /15 |
| 四 | 恐惧 /23 | 四 | 恐惧 /23 |
| 五 | 尸变 /27 | 五 | 尸变 /27 |
| 六 | 在医院 /33 | 六 | 在医院 /33 |
| 七 | 香气有也无 /39 | 七 | 香气有也无 /39 |
| 八 | 香气袭人 /46 | 八 | 香气袭人 /46 |
| 九 | 内脏 /53 | 九 | 内脏 /53 |
| 十 | 梁家 /65 | 十 | 梁家 /65 |
| 十一 | 三石村(一)/72 | 十一 | 三石村(一)/72 |
| 十二 | 三石村(二)/78 | 十二 | 三石村(二)/78 |
| 十三 | 三石村(三)/92 | | |
| 十四 | 三石村(四)/110 | | |
| 十五 | 三石村(五)/114 | | |
| 十六 | 并非谜底 /120 | | |
| 十七 | 突变 /124 | | |
| 十八 | 孩子 /133 | | |
| 十九 | 实验室 /139 | | |
| 二十 | 死亡 /146 | | |

目 录

2



二十一 房间 /152

二十二 家属 /157

二十三 夜晚 /165

二十四 狂野之夜 /177



二十五 狗 /184

二十六 怪事 /195

二十七 吸血传说 /203

二十八 死亡 /219



二十九 三石村的故事 /228

三十 真相大白 /234



三十一 貂儿的房间 /238

三十二 庄梁 /244

三十三 原来如此 /248



三十四 何处有香丘 /260

三十五 尾声 /263

一 血尽而亡

一连几天都非常寒冷，滴水成冰的日子，人们只想在家里享受火炉的温暖，白天除非要上班，通常没有人愿意出来，而一到夜里，街道上就更加冷落。

这天夜里，我又是很晚才回来，依旧是我一个人，走在空空的街道上，路旁的路灯寂寞地亮着，店面门口的霓虹灯也在职业性地微笑，像一朵朵顾影自怜的花。

忽然一阵异香伴随着寒风侵入鼻中，淡淡的，仔细一闻，又仿佛没有。这种香气，正是几天前那个夜晚，我在那只受伤的野狗身上闻到的那种味道，像麝香，又比麝香要清淡。

越往前走，香味越浓，走到夜市附近时，香味已经浓得不需呼吸也可感知到。

夜市仍旧无人光顾，店前摆着的椅子，冷冷落落，被冻得起了一层白霜。似乎连夜市的老板，也耐不住长夜的寒冷与寂寞，缩在屋内没有出来。

只有风，低低地拂过地上的不知什么布料，微微飘扬成一面旗帜。

咦？

走得更近些，我忽然发现，那被风吹起的布料，是一方上好的丝巾，酱色格子花纹，缠绕在桌子腿上，赫然是夜市老板平时常戴的那一方丝巾。据说这是他老婆给他买的，被他爱逾珍宝，今天不小心丢在这里，他一定要心疼死了。

我跟老板有颇长一段日子的主顾之谊，便走过去，想拾起那方丝巾。

这一走过去，绕过重重遮挡着视线的桌椅，让我看见了夜市老板。

他穿着惯常的那件深色工作服，两臂戴着厚厚的袖套，躺在地上，身体呈现一种奇异的僵直状态，背朝着我。

我急忙走过去，叫着他的名字“郭德昌”，同时将他的身子扳过来。他的

身体被冻得很硬，像一条冰箱里的冻鱼，我费了很大力气才将他完全反转过来。

一看到他的容貌，我不由得惊呼一声，手一松，坐倒在地上，连连后退几步。

他的面孔，一看就知道已经死去：面上毫无血色，白得像蜡，皮肤因为僵硬而绷紧，眼睛瞪得极大，张大的瞳孔里，似乎仍旧残留着恐惧的神色；嘴大张着，仿佛临死前仍旧在大声呼喊着什么，整个面部都扭曲变形；在这种死亡的惨白之中，他的脸上，分布着一大团一大团的淤青，每一团都有拳头大小，盖着他没有生气的脸，平添了几分诡异和恐怖，仿佛一朵朵死亡之花盛开，让这张寻常的死脸，变得如鬼魅般莫测。如果不是和他十分熟悉，我简直无法相信这就是他本人。

而那种奇特的芬芳，正从他身上源源散发出来。

我坐在地上，喘了两口气，这才想起要报警。

报警之后，知道警察很快就会到，心里有了安慰，我稍稍放松了一点，开始大着胆子打量他的尸体。

冷静下来，才看出原先没有看出的一些东西。

在这样寒冷的夜里，他的衣服是很厚的，现在却被撕破了许多地方，衣料翻开来，露出里面的羽绒，风将破损处的衣料掀开又合上，白色的羽绒在深色的衣服上时隐时现。

当风又一次掀开那些衣料，连羽绒都被风吹散，我蓦然看见在衣服下隐藏着一些东西。

我的心再次剧烈跳动起来。

我慢慢朝尸体移过去，用一根落在地上的一次性木筷，轻轻挑起他身上一片被撕开的衣服。

郭德昌年纪五十有余，已经接近老年，在这么冷的天气里，穿着好几层衣服，除了外面深色的羽绒服之外，里面还套着两件厚毛衣和一件保暖内衣。

但是这些厚厚的衣服，都无一例外地被撕开了。

我挑开所有这些被撕破的衣服，他的皮肤裸露出来。

惨白的肌肤上，赫然是一团大大的淤青，青得近乎发黑，仿佛一朵黑色的花，开放在他惨白的肌肤上。那团青色边缘布满一些细小的痕迹，仿佛是一些浅浅的凹痕，仔细一看，却又仿佛什么也没有。

那样深的颜色，对我的视力造成了强烈的刺激，我忽然有窒息的感觉——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？

我逐一挑开那些被撕破的地方，在他全身，甚至连脚踝处，这样的地方，总共有上百处。

每一处破损的衣服下，都隐藏着一团这样的淤青。

郭德昌，他究竟是怎么死的？怎么会有这么多的淤血布满全身？这样看起来，仿佛是有许多重拳打在他的全身，如此密集的重击，他被活活打死，一点也不奇怪。

只是不知道，什么样的重击会让他的衣服产生撕裂的破口？

香气冰冷地缭绕在鼻间，我忽然没来由得一阵胆寒，打了个寒战，朝四周看了一眼，忽然觉得，黑暗中，那些灯光照不到的地方，似乎有什么东西，在盯着我看。

风吹到脸上，是透骨的冷。

远远地，传来一声仿佛狼嚎的长啸——这个城市里的狗，经常会这样长啸，可是今夜听来，却令我心头格外战栗。

有一阵更加响亮的长鸣传来，令我心头一哆嗦，继而心中一宽——那是警车的鸣笛，他们很快就要到了。

我再看一眼郭德昌的尸体，却发现了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。

那些青色的痕迹，突然都迅速地变淡、缩小，一处处，像阳光下的花瓣一样萎缩、凋零，最终消失。他脸上那些淤青收缩的时候，牵动他面部的肌肤，做出许多古怪的表情，甚至对我眨了眨眼。我全身寒毛倒竖，冷汗早已湿透了几重衣服，如果不是警察已经来了，我真的再没有一丝勇气留在这里。

这些淤青消失得如此迅速，当警察到了跟前时，已经一点痕迹都不剩。

警察向我问情况，我将自己看到的都如实说了，只除了淤青的事情——没有人会相信它们会这样快地自动消失。

警察没有看见那些淤青，在现场作着勘测，并且放我走了。

我知道，他们永远也查不出真相，因为他们看到的，根本不是事实。

我独自走在这样的夜晚，鼻间萦绕着那种特异的芳香，冷汗一直在不断地冒出来，直到回家，直到用被子捂住全身，经过无穷的冷战之后，才沉沉睡去。

第二天，当阳光的温度将我唤醒时，我习惯性地坐了起来，有好一阵头脑眩晕，觉得仿佛有什么重要的事情被我忘记了。过了一会儿，才记起昨晚的事情，郭德昌冰冷僵硬的尸体、他面上恐怖的表情、还有那些奇怪消失的淤青，一一从眼前掠过，我仿佛又闻到了那种特异的芬芳，不由打了个寒战。

我站起来，走到窗前，从这里可以远远望见郭德昌的火锅店，早晨七点，街道上还没有多少人，火锅店仍旧维持着昨夜的原状。

不知道警察在现场发现了什么？

我忽然想起郭德昌的老婆，一个瘦瘦小小的女人，几年前因为车祸而瘫痪，一直是郭德昌在照顾她。今后，那个可怜的女人，该怎么办呢？

想到这里，我迅速穿好衣服——郭德昌有几次曾带我到他家里吃家乡菜，我和他老婆见过几次面，是个柔弱而和善的女人，现在郭德昌出了事，她恐怕还不知道。郭德昌一向是个好丈夫，通常会在凌晨5点的时候准时回家，现在他老婆一定等急了。他们两人都是外地来的，在这个城市里，惟一的熟人，恐怕也就是我了。无论如何，我都应该到他家里去一趟。

郭德昌的家，在离我居住的小区不远的一个巷子里，那里是一片破旧的楼房，专门出租给没钱买房的打工者。我绕过堆满各种纸箱的狭小通道，转了几个弯，最里面那栋三层楼的一楼，种着太阳花的那间，就是郭德昌的家。

我敲了敲门——出乎意料，门很快就打开了。

开门的人，和我一个照面，我们两人都同时愣了愣，然后大笑起来。

“东方！”他一个拳头砸到我肩膀上，我也老实不客气地回给他一拳。

这个人，名叫江阔天，是我初中到大学的死党，毕业后和我同一个城市当警察，只是由于工作忙，很久才能联系一次，没想到会在这里遇见他。

“郭德昌的案子是你负责？”我问他。

他点点头：“正要去找你，你怎么也卷进来了？”

我苦笑一下：“待会儿再告诉你——郭德昌的老婆怎么样了？”

江阔天叹了口气，摇摇头：“很伤心，一直在哭，我们什么也问不出来。”

我跟他走进屋子。

郭德昌租来的房子很小，一室一厅，而且潮湿阴暗，即使在白天，也必须开灯才能看清屋内的东西。他老婆正坐在客厅里的一张椅子上，埋头痛哭，旁边一个束手无策的女警察正在笨拙地安慰她。

“秀娥姐。”我叫着她的名字。她抬起头来，在蓬乱的头发中，原本就很瘦削的脸显得更瘦，面上湿漉漉的，望着我，叫了一声“东方”，便一阵哽咽，说不出话来。我在她身边默默坐下，拍着她的后背。她哭了一阵，擦擦眼泪，勉强说道：“是你发现他的？”

我点点头。江阔天和那个女警察很体谅的没有问她什么，在一旁安静地坐着。

秀娥叹了一口气，站起来，慢慢地走到客厅里一个简陋的柜子边，打开柜门，找着什么东西。

我起先不觉什么，只觉得她何以走得如此之慢，过了一会儿，才发觉事情有点奇怪。

秀娥，她原本是一个瘫痪的病人，在床上躺了5年，一个多星期前，我见到她时，她连坐起来的能力都没有，现在怎么却能够走路了？

“秀娥姐，你的腿好了？”我疑惑地问。

秀娥点点头，眼泪又流了出来：“是德昌从乡下给我抓了一个土方子，吃了才一个星期，就已经好得差不多了。”

这话令我有点兴趣，不知道是什么药方，竟然如此神奇？依照往日的脾气，我一定会就这件事追问下去，可是她现在如此悲伤，我也就没有多问。

她慢慢走向我身边，手里拿着一本相簿，给我说郭德昌的一些往事。那些生活中的琐屑，与郭德昌的死没有半点关系，可是我们谁也不忍心打断她。她断断续续地说了许久，终于又长叹一声，有点羞涩地道：“你们要问什么，就问吧，我知道，德昌死得古怪，不然警察也不会来。”她瞟一眼江阔天，眼神中带着所有这种飘摇的小人物对警察的天然畏惧。

江阔天问了她很多问题，从他脸上，看不出这些问题的答案是否令他满意。

问完之后，他对秀娥道：“恐怕还要麻烦你跟我们到局里去认认尸。”

秀娥点点头，泪眼婆娑地道：“我可以将他领出来吗？”

江阔天摇摇头，歉意地道：“案件没破之前，暂时不能领出来。”

因为我是秀娥在这座城市惟一认识的人，因此陪她去看郭德昌的尸体，也成为我义不容辞的责任。

由于天冷，尸体没有放进冰柜，仍旧躺在解剖台上，蒙着薄薄的一层白布。我和江阔天陪着秀娥走到尸体旁边，那种奇特的芳香仍旧似有若无地从死去的郭德昌身上散发出来。

秀娥慢慢揭开白布，郭德昌那张恐惧的脸露了出来，让她惊呼一声，身子一软，就要倒下，我赶紧将她扶住。

“怎么会这样？”她喃喃地道，“你到底是怎么死的？”她伸出手，慢慢地抚摩着郭德昌的脸，仔细端详着他，好像怎么也看不够。

看了一阵，她面色一变，露出疑惑的神情。

“有什么不对？”我和江阔天同时问道。

她没有回答，用手拨弄着郭德昌的头发，一阵阵翻弄，露出里面白色的头皮。翻弄了半天，又将白布继续掀开，被江阔天阻止了：“我们已经对他进行了解剖，你还是不要看为好……”

秀娥看看他，将他的手轻轻拨开，仍旧将白布全部掀开，郭德昌赤裸的尸体完全暴露在我们面前。在强烈的灯光下，这具僵硬的尸体白里透青，让我不敢多看。但是秀娥这样一个柔弱的女人，却仿佛一点也不害怕，她急

切地朝郭德昌腹部看去，那里有一道长长的缝合痕迹，是解剖后缝合的，缝合得非常粗糙，因此也使他的尸体更加难看。我觉得让秀娥看见被解剖后爱人的尸体实在太残忍了些，正要劝她出去，却见她直直地盯着郭德昌的右下腹，眼睛露出一一种奇特的神情，竟然似乎十分高兴。

我和江阔天都觉得很奇怪，正要开口，她已经说话了，她说的话，让我们两人都吃了一惊。

“这不是德昌。”她说。

她这样一说，我心中一紧，第一个反应是她受刺激过度，神志有些不清楚了。

我和郭德昌之间由熟食结下的交情，比一般熟客与他的交情要深得多，这大概是因为我常常在凌晨光顾他的小店，而他在那个时候总是特别寂寞吧？对这样一个熟悉的人，我绝不可能认错。面前这具尸体，虽然面部由于恐惧而扭曲，但是仍旧可以看出，他的的确确就是郭德昌，那副小眼睛大鼻子的五官，和那张圆圆胖胖的脸，连同两边一双大大的耳朵，都是属于郭德昌的。

“为什么这么说？”江阔天问道。他似乎没觉得特别惊讶，这让我忍不住多看了他两眼。注意到我的目光，他微微一笑。

“这不是德昌。”秀娥又重复一遍。她翻开郭德昌的头发，露出发根：“德昌年纪大了，白头发不少，我们又没有钱总是上理发店染头发，昨天他出门前我还帮他理了理头，有一大半是白的，但是现在……”后面的话她没有说，不必说我们也看得出来，郭德昌的头发，从发梢到发根，全都黑亮如漆，一根白头发也没有。

我和江阔天互相望望，他立即掏出笔记本记下，然后问：“还有吗？”

“还有，”秀娥的声音微微打战，指着尸体右下腹部，“德昌做过盲肠切除手术，这里应该有一道疤痕。”

那个地方，现在光滑无比，不要说手术疤痕，连一道小小的擦伤也没有。

不仅如此，根据秀娥接下来所说，郭德昌小时候曾经被狗追咬，全身留下了大大小小十多处伤痕，现在却踪迹全无。除了解剖留下的伤痕，整具尸体完美无瑕，找不到一处伤痕。

如果秀娥说的是真的，那么这具尸体，当然不是郭德昌。

秀娥似乎没有必要说谎，她一向是个那么老实本分的女人，我仔细看看她，她的悲伤绝对不是装出来的，眼角那种抹不尽的湿意，显示出她内心的焦虑，虽然她认为这不是郭德昌，却只略微放松了一会，又紧张起来。

“这不是德昌，又会是誰呢？”她喃喃地道，“德昌又到哪里去了呢？”

是啊，郭德昌到哪里去了呢？如果这个人不是郭德昌，那么他又会是谁？

江阔天眉头慢慢地皱了起来，一起普通的谋杀案，似乎变得复杂了。

送走秀娥，江阔天邀我到附近的茶馆喝茶。

我们坐在临街的窗口，江阔天一向直爽，不废话，立即进入主题：“你那天看见了什么？”

“我已经都跟警察说了。”我不动声色。

他笑了笑，身子往后一靠：“真的就只有那些？”

“当然不止。”我喝了一口茶，笑道。那天警察笔录时，我没有说真话，是因为我说的话，没有人会相信。但是江阔天不一样，他以前和我一起探险时，经历过一些稀奇古怪的事情。

我将自己所见到的告诉了他，他听得又是惊讶又是兴奋，靠过来，低声道：“如果你说的是真的……”

“我说的当然是真的。”我不悦道。

他笑了笑，犹豫一下，咬了咬两腮的牙齿，仿佛下定决心，从随身所带的那个硕大的黑色公文包里取出一叠纸：“这是这件案件的资料，”他深吸一口气，“按理是不应该给警察以外的人知道，不过，根据你的说法，这件案子，似乎非常古怪，”他对我眨眨眼，“你恰好又是一个古怪的人，所以，你帮着参谋参谋，也许会有所帮助。”

古怪的人？我露出一个苦笑。我绝不是个古怪的人，只是不幸有过几次古怪的经历而已。

那些资料，有现场记录、尸检报告、谈话记录等等。根据这些资料来看，郭德昌死之前没有什么异常举动，和平常一样，没有反常的地方，夜里12点之前，都有人作证可以看见他。我发现他的尸体是在凌晨两点，在12点到两点之间，没有人看见过他——这并不表示他那段时间到了别的地方，而是在那段时间，警察找不到在夜市附近出现过的人，因为天太冷，人们通常都不会逗留到那么晚。而尸检报告显示，郭德昌的死亡时间，就在12点到两点之间。

郭德昌的尸检报告写得很详细，从这里可以看出，郭德昌的死亡，确实非常古怪。他的死因，是因为血液流失——他全身的血都完全消失了，仿佛被抽得干干净净，但是他全身，却连一个伤口也没有，甚至连一个小小的针孔都没有。因此那些血是如何失去的，成为一个最大的谜团，也使整个案件显得非同寻常。并且，尸检的结果，这具尸体全身的器官都非常年轻，大约30岁，而郭德昌已经50多岁，这又是一个不吻合的地方。怪不得当秀娥说这不是郭德昌时，江阔天一点也不觉得奇怪。

我猛然记起当时江阔天向秀娥问话时，曾经问过她，郭德昌是否有过往病史，当时秀娥回答说郭德昌有糖尿病。

但是尸检报告却显示，死者身体非常健康，没有任何疾病。

难道这真的不是郭德昌？

“有什么想法？”江阔天问道。

“你呢？难道你没有别的想法？”我反问道。我们两人对视一眼，同时一笑。这么多年的好朋友，我们已经有了默契，有些话不必说出来，也能知道对方在想什么。

郭德昌的死，是因为血液完全流失，法医找不到伤口，所以觉得不可解释，但是在法医和警察检验之前，我已经见过郭德昌的尸体，他身上那些青色的痕迹，至今回想起来，仍旧令我有触目惊心之感。

既然郭德昌的血液流失暂时找不到别的解释，似乎就只能归结于这些痕迹——但是什么样的重击会这样厉害，击打他之后，还使他的血消失得干干净净？

更何况，那些淤青，还莫名其妙地消失了。

还有他的身份，他到底是不是郭德昌，又或者，是一个和郭德昌长得一模一样的人？如果是这样，郭德昌本人，又到哪里去了？

想到这里，我再也想不明白，摇摇头：“能不能想办法证实死者的身份？”

江阔天点点头：“已经在做了，我们已经有同事到他家里采集样本，而且，”他看了看我，又道，“现场附近有许多凌乱脚印，我们已经一一采样，大部分脚印都已经找到了主人，并且排除了作案的可能，只剩下两双脚印，一双男人的和一双女人的。”

“哦？”我挑起了眉头，“我的脚印，应该也留在现场？”

“当然，”他又仔细看了看我，似乎有点尴尬，“你的脚印，刚才在警局已经采集过了。”

已经采集过了？但是我却完全不知道。我愤怒地看着他，他尴尬地笑笑：“这是办案的手法，你要体谅——秀娥的脚印也采集了。”

秀娥？我皱起眉头——我不认为她这样一个女人会和凶杀案有关。

“你帮我参谋参谋，”江阔天收拾好资料，“这件案子看来不寻常，我虽然逻辑思维很强，但是碰到不符合逻辑的事情，还是得你帮忙。”

这家伙，分明在绕着弯子骂我思维没有逻辑性。我捶了他一拳，接下来我们便不再讨论案情，转而闲聊一些旧事，一壶茶冲了好几道，越冲越香，令人流连忘返。

二 连环

和江阔天分手之后，已经将近中午，我回到家里，收了几封邮件，睡了个午觉，正准备做事，却又接到了江阔天的电话。

一听到他的声音，我本能地认为，是案件有了新的进展，但是他的话却让我很失望。原来他只是又接了一桩新案子，现在正在医院询问伤者。

“那关我什么事？”我有点不高兴地问。

“这个伤者的身上，”江阔天慢悠悠地说，“也有那种特殊的香味。”

哦？

我鼻间仿佛又出现了那种独一无二的芬芳，淡淡的，如麝香，又比麝香更清淡。

“我马上过来！”说完我便挂了电话，江阔天狡猾的笑声被我不客气地阻挡在电话线的另一端。

赶到了医院，江阔天和两个小警察正守在急救室外面，伤者还在里面抢救。

伤者名叫沈浩，是小学教师。据送他来医院的人解释，当时沈浩突然从一条小巷子里歪歪斜斜地冲出来，腹部插着一把匕首，神志也不是很清楚，旁边的人见了，便连忙打了急救电话，将他送到医院里来。有几个人跑到他冲出来的巷子里看了看，那巷子四通八达，凶手早已不见人影，除了地上的一摊血，什么也没有。

“整条街道都充满了一种很特别的香味。”那个人在向我叙述的时候，很认真地补充了一句，同时耸起鼻子向空中闻了闻，“你闻到没有？就是这种香味。”

医院是个气味很重的地方，但是浓重的消毒水味道，仍旧无法掩盖那种奇特的芬芳，若有若无地从急救室里传出来。

“那把匕首，已经送回局里进行化验了。”江阔天道。

我皱了皱眉头：“其实你不应该让我牵扯进来……”

“本来是不应该，”江阔天打断我的话，“不过根据你所见到的，这起案子肯定不一般，最后还是得会要找你，不如现在就让你跟进，省得我从头给你解释案情。”

他这话让我忍不住笑了。他这样说，是因为以前也发生过几起怪异的案件，公安局碍于身份，不能直接以灵异事件来对待，便找到我的叔叔协助调查。我叔叔是一个很有名的术士，是否真有法术我不知道，但是那几起案件，都是通过我的推理和他的灵异常识侦破的。后来叔叔不在了，碰到这类案件，警察就直接来找我了。

但是，实际上，我并不具备任何灵异常识，胆子也只有中等大小，只是好奇心特别强烈。

“你们领导同意了吗？”我叹了一口气问道。

“他们迟早会同意的。”江阔天笑道，显然他没有请示领导就擅自做主将我拉了过来。我无可奈何地翻了翻白眼。

说话间，手术室的灯灭了，沈浩被包围在一大堆的塑胶管和玻璃器皿中推了出来。他很年轻，看来不过二十三四岁，脸色惨白，没有知觉地躺着。

“他怎么样？”江阔天问道。

医生摇摇头：“希望不大，伤口太深了。”

沈浩是个孤儿，没有亲人，警察只得通知了他们单位的领导，但是领导现在还没有来。眼看着他孤零零地被推进加护病房，我有点难过。

在沈浩的病床后，长长地拖曳着一线若断若续的芳香。

“护士小姐，”我拦住一个护士，“请对他注意点，他没有家人。”

那名护士点点头，口罩上方，一双水灵灵的眼睛好似镀了油一般光亮，看得我心中微微一颤。

我忽然想知道她的名字。还没来得及问，她已经一笑，进了病房。

她笑的时候，眼睛弯成月牙形，睫毛抖动一下，有种说不出的味道。

“进去呀，还待着干什么。”江阔天用手肘撞了我一下，带头走进了病房。

病房里，只剩下那名大眼睛的女护士和病人，其他的医护人员都已经离开了。病人正在昏迷中，我们进来仿佛毫无含义。江阔天待了两分钟，便有些不耐烦，想要走。

但是这里有了那名护士，对我来说，有了别的含义。

“你们先走吧，我在这里等他醒来。”我说。江阔天也不反对，便顾自走了。

这样，除了那个昏迷的沈浩，病房里就只剩下我和护士小姐了。我偷偷